

兩漢刊誤補遺

原引

兩漢刊誤補遺者蠓隱居士河南吳南英之所作也居士博學嗜古識見精詣天資絕人其于書也不苟讀必參覈是正窮極根柢不極不止也自進士時已刻意既決科志益苦雖日治文案若不暇給暮夜輒親膏火與書爲市或通昔脅不至席所至未嘗飾竿牘以干薦進一意于書嘗曰先秦古書世禩綿邈又多得于散軼故難知而難讀兩漢特近古儒先耳目相接未遠二史何多疑也班書繇服應而下音解注釋無慮數十家世獨

以師古去取爲正而公是公非先生與其子西樞公所著刊誤盡擿其失漢事至三劉若無遺恨矣今熟復之亦容有可議或者用意之過與夫偶忘之也迺據古引誼旁搜曲取凡邑里之差殊姓族之同異字畫之乖訛音訓之舛逆句讀之分析指意之穿鑿及他書援據之謬陋畢釐而正之的當精確如親見孟堅蔚宗執筆身歷其山川城郭目擊東西都事者一時宗工文師翕然稱之以爲多前聞人所未到周益公遺親黨書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其宰羅田之明年以書抵

余曰我方貧刊是書且成子其爲我序之余笑曰居士月卻兼奉七萬錢廩入有幾而暇及此然平生辛苦所得不私諸己又遺之人則是書必行遠也必益于學者也果焉用余言余旣敬慕其博且重辱其索故爲道其略如此居士又嘗爲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非遷固本語一辭弗贅與是書實相表裏後當錄續見于世斗南其舊字云淳熙乙酉閏月五日古汴曾絳引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卷一 劉躍雲校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沛豐邑中

姓劉氏



祭蚩尤

嗣武侯

之字闕文衍文

塞翟

五諸侯一

五諸侯二

東西秦

尚右一

尚右二

尚右三

義年

灌嬰守滎陽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呂氏

南北軍一

南北軍二

南北軍三

南北軍四

南北軍五

卷二

督之

年號

作誥

飛廉

後元一

後元二

馬口錢

大赦

池籩

繁

神爵元年

甘露一

甘露二

黃龍元年

三服官

休侯一

休侯二

申徒一

申徒二

卷三

前元年一

前元年二

前元年三

前三年

搏拵

亞谷

柑國

御史丞史

豐粟

京兆

張廷尉一

張廷尉二

山都侯一

山都侯二

元愷一

元愷二

元愷三

義和一

義和二

義和三

義和四

義和五

卷四

柏封

羿暴

太顛

五則

既生霸一

既生霸二

既生霸三

方明

樂師

方丘

房中歌

富媪

媪神

鈔

仟伯

眀壘

上壽一

上壽二

南嶽

昆侖

卷五

封禪

太歲一

太歲二

太歲三

咸池一

咸池二

戎叔

魏舒

三號一

三號二

三號三

三號四

仲雍虞仲

北吳

吳城

三江一

三江二

北景

輯

太學

卷六

史書令史

易之隙隙

將尉

血食

蒲將軍一

蒲將軍二

五領

趙相國

八佾

得獸

頤指

亡何

姑姊子

子姓

角

丹水

蒼梧

曼姬

孫衛

卷七

騶虞一

騶虞二

騶虞三

鷓一

鷓二

太史公一

太史公二

太史公三

太史公四

太史公五

麟止

奏疏

王良

筵

哀鰥

夷齊

滿籛

終王

封事二誤

太陰

子卯

東西鄉

卷八

醞藉

異姓

反騷

銳一

銳二

尢與

領頤

荅

北海

錐刀

黃金

鐵器

亂曰

奴戮一

奴戮二

歲星

禡一

禡二

卷九

字誤

戊己一

戊己二

戊己三

斷獄

河清一

河清二

河清三

五日一

五日二

臘

儼呼

牟

升

中候

貫脰

歲龍一

歲龍二

塗山

當塗

卷十

符一

符二

諷

從士

黃老君

楊氏

公輸班

偃伯

咸恒

鳥獸之文

要子

菴

畫諾

于越

牙門一

牙門二

牙門三

胎息

郎君

使匈奴

臣等謹案兩漢刊誤補遺宋吳仁傑撰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別號蠹隱居士崑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也淳熙中登進士官國子學錄是書前有淳熙己酉曾絳序稱仁傑知羅田縣時自刊板又卷末有慶元己未林瀛跋稱陳虔英為刊于全州

郡齋殆初欲刊而未果抑虔英又重刊歟舊刻久佚此本乃朱彝尊之子昆田抄自山東李開先家因傳于世據其標題當爲劉攽兩漢書刊誤而作而書中乃兼補正劉敞劉奉世之說攽趙希弁讀書附志載西漢刊誤一卷稱劉攽撰文獻通攽載東漢刊誤一卷引讀書志之文亦稱劉攽撰又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引讀書志之文稱劉敞劉攽劉奉世同撰又引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別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徐度卻掃編引攽所校陳

勝田橫傳二條稱其兄敞及兒子奉世皆精于漢書每讀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劉漢書以是數說推之蓋攽于前後漢書初各爲刊誤一卷趙希弁所記是也後以攽所校漢書與敞父子所校合爲一編徐度所記是也然當時乃以攽書合于敞父子書非以敞父子書合于攽書故不改敞父子漢書標注之名而東漢一卷無所附麗仍爲別行則馬端臨所記是也至別本乃以攽書爲主而敞奉世說附入之故仍題刊誤之名則陳振孫所

記是也厥後遂以東漢刊誤併附以行而兩漢刊
誤名焉仁傑之非補三劉蓋據後來之本而其名
則未及改也文獻通攷載是書十七卷宋史藝文
志則作十卷今攷其書每卷篇頁無多勢不可于
十卷之中析出七卷而十卷之中補前漢者八卷
補後漢者僅二卷多寡亦太相懸始修宋史時已
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著錄歟劉氏之書于舊文
多所改正而隨筆標記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仁
傑是書獨引據賅洽攷證詳晰元元本本務使明

白無疑而後已其淹通實勝原書雖中間以麟止
為麟趾之類間有一二之附會要其大致固瑕一
而瑜百者也曾絳序述周必大之言以博物洽聞
稱之固不虛矣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 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 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 臣程晉芳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宋 吳仁傑 撰

沛豐邑中

高紀沛豐邑中刊誤曰沛豐郡縣名史家用漢事紀錄耳仁傑按史記世家列傳所載邑里大抵書某縣某鄉或略之則曰某縣鮮有列郡縣名者如蕭何沛豐人陳平陽武戶牖人項羽下邳人陳涉陽城人此類是也至漢書文景以來諸臣傳始兼列郡縣名如史記張釋之但曰堵陽人衛青但曰平陽人漢書則曰南陽堵陽河

東平陽此類是也帝紀比世家列傳加詳故縣邑里名皆具高紀所著縣邑乃史記本文則知所謂沛豐邑者沛縣之豐邑非用漢事紀錄然也春秋傳都曰城邑曰築則都大而邑小至秦商鞅集小都鄉邑聚爲縣故縣有仍用邑名如栒邑左邑之類爲多今地理志沛郡屬縣有豐而不云豐邑此足以知紀所云豐邑非縣名也又中陽者里名荀悅漢紀曰劉氏遷于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刊誤以沛豐邑中爲連文公是先生兄弟不應爾傳錄者誤也

姓劉氏

姓劉氏史記索隱曰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爲姚姓封之于虞號有虞氏其後子孫卽遂以虞爲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仁傑曰索隱之說非也姓與氏相近而不同古者賜姓命氏如賜姓曰董氏曰秦龍析姓氏而二之則固有別矣劉氏本陶唐氏之後則劉者氏也非姓也于此當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可也此誤自太史公啓之而莫之改惟歐陽公唐書世系表言某氏必曰出某姓是爲得之然于高祖紀書姓李氏

者豈仍史文之舊歟至宗室表云李氏嬴姓謂其胄出于益也益固嬴姓所祖而唐又謂出于臯陶按臯陶自是偃姓豈得合二姓爲一哉蓋誤以益爲臯陶之子故爾魏志詔以舜妃伊氏配方丘按樂厲娶范氏實陶唐之裔曰樂祁然則舜妃當曰祁氏

祭蚩尤

祀黃帝祭蚩尤于沛廷而釁鼓旗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臣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仁傑曰劭瓚之說皆非也所祭蓋天暉蚩尤之旗按天文志蚩尤之

旗類彗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時方事征伐故祠之耳封禪書祠八神曰天主地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而兵主居其一焉兵主所祠則蚩尤之星也武王伐商上祭于畢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之事頗類此不然黃帝禽殺蚩尤者也旣祠黃帝又祭蚩尤何哉或謂皇覽載蚩尤冢在東平而兵主祠亦在焉則又可疑是不然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兵主之在東平正如天主之在臨淄地主之在梁父後人見祠蚩尤于此遂以冢傳會不足據也况八神以類舉天

地陰陽日月四時之外祭星爲宜彼貪虺之鬼烏得遙其間哉顏注以釁鼓句絕亦非是按封禪書祠蚩尤釁鼓旗旗字當屬上句讀之

剛武侯

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棘蒲剛侯陳武也宜爲剛侯武師古曰此史失其名不當改爲剛侯武以爲懷王將無所據仁傑謂剛武侯自是一人固不可改爲陳武若曰陳武爲懷王將無據則不然武封棘蒲侯故太史公以蒲將軍目之按項籍傳蒲將軍以

兵屬項梁梁死楚懷王以宋義爲上將軍諸別將兵皆屬焉武在別將之數則固嘗爲懷王將矣顏注不悟蒲將軍爲陳武故謂武爲楚將無據

之字闕文衍文

宛必隨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刊誤曰按文少足下二字仁傑按史記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故刊誤云少二字然漢紀亦載此云宛必隨之語簡意足疑漢書但脫一之字耳又素服以告之諸侯刊誤曰此一之字衍文今按漢紀作以告諸侯資治通鑑取之

塞翟

元年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六月廢丘降置河上渭南上郡與史記所書不同仁傑曰漢所為不卽以兩王地為郡者以三秦同功一體之人雍未下而翟塞降故使之王故地以誘雍耳太史公乃于二年始書翟塞降便書以其地置郡殊失當時廢置先後之意班氏所書于義為長

五諸侯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之兵諸家釋五諸侯不同應劭

以為雍翟塞殷韓徐廣以為塞翟魏殷河南韋昭以為塞翟韓殷魏顏師古則又以為河南常山殷韓魏刊誤曰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仁傑曰刊誤去常山而取陳餘之兵固然他從顏氏則猶未之盡也按元年塞翟降二年常山王耳河南王申陽韓王昌魏王豹相繼皆降又虜殷王卬

是書避宋宣祖諱凡殷字皆作商此條所引應劭

諸家注與此殷王卬今依漢書原文改正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之降卽

以其國為河南郡鄭昌之降卽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被虜其地自為河內郡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

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并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兵

五諸侯二

魏王豹傳漢王定三秦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于彭城異姓王表韓王信以從伐楚功封陳餘傳漢擊楚使使告趙求類張耳者持其頭遺餘乃遣兵而翟塞兩王固各以其賦從此五諸侯兵可攷見于史者淮陰侯傳曰漢之敗彭城塞王翟王亡降楚趙亦與楚和魏王至國

亦反至是五諸侯其不肯漢者獨韓王一人故紀言諸侯見漢敗皆叛去是也且史稱刼五諸侯兵則以兵爲主故趙以遣兵助漢在五諸侯之數而常山王不預焉然叔孫通傳言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不言兵者殆史氏之省文也通鑑于此但云率諸侯兵恐有脫字至項羽本紀贊將五諸侯兵滅秦此舉山東六國言之與高帝刼五諸侯兵不同

東西秦

此東西秦也刊誤曰按文多西字仁傑曰漢紀作此亦

東秦與刊誤之言脗合通鑑多採漢紀之文于此乃獨用漢書本語者按上文敘齊秦形勝相埒之意而結之曰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矣熟復之語意血脈法當如是去一西字則不相貫矣如刊誤之意去西字則下文齊字亦所當去故通鑑仍作東西秦

尙右一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爲尊故云不出其右也刊誤曰古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仁傑按用兵貴右見老子書又云凶事尙

右禮載孔子拱而尙右二三子皆尙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此凶事尙右然也兵者凶器尙右蓋以凶禮處之春秋傳言鄭曼伯爲右拒在祭仲足爲左拒之先用兵尙右然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然乘車與兵車不同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央兵車君在中央御者在左戰國以來無日不尋干戈天下之人習見兵車之禮而已故其俗貴右然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有時而尙左

尚右二

老氏曰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兵車固尚右矣然禮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謂軍將尊尚左頗與前說戾仁傑按老氏所云非指同車言之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征南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之禮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軍謂將一軍之士者凡車有三人將及御者車右固無由有上將軍與偏將軍共載者也孔疏謂尚左由軍將之尊此則未然軍將之尚左正以其非元帥爾

尚右三

諸侯王表作左官律師古曰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仕諸侯為左官仁傑按士為曰今分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則左官之言在春秋已如此王叔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寡君亦左之右之云者非以右為尊而然也以一人之身言之左陽右陰固有定體然黃帝書謂地不滿東南故左手足不如右強禮左胸右末注謂從右手取之之便然則所謂左之右之者譬手之用事與否耳故杜

征南解在公之右云用事也解不亦左乎云不便也實
用此意文紀右賢左戚注引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
似未得其要領

義年

詔曰有意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書行義年蘇林曰行
狀年紀也刊誤曰義讀曰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團貌矣
仁傑按王融義作議曲水詩序云興廉舉孝歲時于外
府書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李善注文選引此詔文爲釋
而五臣不本出處自出意見云攷吏行之殿最議年穀

之豐儉而奏于天子豈不甚可笑刊誤讀作儀與心儀
霍將軍女同意儀擬也詔文云年老癯病勿遣若年雖
老而非癯病不害其爲可川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議
皆通融所云殆據別本之文如此懿稱據李善文選注
所用今本作意稱

灌嬰守滎陽

十二年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惠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
滎陽太尉灌嬰將高后紀八年產祿等遣潁陰侯灌嬰
將兵至滎陽仁傑按史記本傳嬰自擊鯨布歸以列侯

事孝惠呂后其後呂祿聞齊王舉兵乃遣嬰爲大將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謀屯兵傳中所載止此一事乃知嬰屯兵滎陽實以呂后八年史記漢書于高惠紀各書之蓋重出也文紀詔曰前產祿擅遣將軍灌嬰擊齊則嬰此時未爲太尉太尉自是周勃孝文立勃爲丞相乃以嬰爲勃代而惠紀乃書嬰爲太尉又誤也通鑑于高帝十二年及孝惠七年皆書嬰屯滎陽二事恐當刪

呂氏

高后紀高皇后呂氏仁傑按古者男子稱氏稱名婦人

稱姓舜之姓姚四岳稱有鰥在下曰虞舜至虞思之女歸于夏傳則曰二姚齊之姓姜書稱俾爰齊侯呂伋至太公之女歸于周傳則曰邑姜春秋所書無一不然于卿大夫書爵書氏書名書字宰渠伯糾公子益師之類是也于內女外女則必書姓或繫以字或繫以諡或系以父國或系以夫氏如叔姬成風紀季姜蕩伯姬之類是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妣氏配姓也高后紀書氏而不書姓以春秋之法繩之其失昭矣政和中嘗用議臣之請改公主郡縣主

爲帝姬宗姬族姬蓋誤認王姬之稱不知春秋之書王姬猶紀季姜繫以父國云爾徐氏卻掃編載議者之言謂國家趙氏當日帝趙不得曰帝姬是誤以氏爲姓也左傳有葛嬴懷嬴要當易姬爲嬴乃與古合今命婦疏封止稱父氏而不以姓繫氏亦沿襲之久莫悟其非

南北軍一

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屯仁傑曰漢南北軍雖號爲兩軍相表裏其實南軍非北軍比也高帝發中尉卒三萬人王溫舒爲中尉請覆中

尉卒得數萬人北軍尺籍亦云盛矣至若蓋寬饒爲衛司馬衛卒之數不過數千人而已故漢之兵制常以北軍爲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呂更始輩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軍之助而卒敗于丞相之兵兩軍之勢大略可觀矣呂后初從大臣之請用呂台居北軍而南軍則用劉澤如故澤妻后女弟呂嬃女也后意以兩軍惟北軍爲重既得其柄矣南軍又呂嬃子婿居之宜無足患至七年乃復長慮卻顧使澤之國而以南軍付呂產史記于后八年載后病困乃以呂祿居北軍非也呂台

卒于后之二年祿蓋代台者則其居北軍非始于后病困之日

南北軍二

高帝十年戚鯁爲中尉孝惠五年卒事見百官表然不載繼鯁者爲何人至孝文十四年始有中尉周舍中間二十餘年闕而不書仁傑按呂后常戒產祿據兵衛宮毋爲人所制其積慮如此自鯁之卒疑后已用其黨陰總兵柄矣後因丞相言遂用呂台居北軍而中尉之兵歸呂氏孝惠元年以劉澤爲衛尉澤固呂黨至后之七

年以澤爲瑯琊王太史公謂太后王諸呂恐後劉將軍爲害迺王澤以慰其心非也衛尉實主南軍后以爲澤雖娶嬖女要是劉氏宗疑終不爲己用故外示尊寵裂地而王之其實自欲用諸呂持衛尉兵職耳未幾果令產居南軍蓋自戚鯁之卒劉澤之王衛尉中尉不復授人雖長樂衛尉亦用呂更始爲之而中外兵柄皆爲呂氏有矣

南北軍三

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陳平如張辟疆計以呂台呂產

為將將兵居南北軍語在呂后傳仁傑按惠之季年劉澤為衛尉至呂后七年乃封瑯琊王若呂產當發喪之日便居南軍則澤豈應尚仍故官耶史記于孝惠七年書呂產居南軍恐應在后之七年劉澤既王之後然高后紀又云八年七月后令呂王產居南軍蓋未命申飭之辭云爾

南北軍四

丞相平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納仁傑按未央衛尉寺蓋在宮內產

既不能入殿門則宮內之兵無容號召矣遂為朱虛侯所誅按百官表自劉澤既王之後不載衛尉姓名文帝二年始有衛尉兄而不書姓史記高紀有酈兄疑衛尉兄即酈寄也

案史記高紀無所謂酈兄惟呂后紀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已兄音況即酈寄字也高

紀當作呂后紀當澤之既去兄之未授也衛尉缺不書不知平

陽侯所告衛尉為何人以功臣表攷之則閉殿門止產者劉揭也揭時為典客意平勃使之兼行衛尉事以拒呂產蓋勃之將北軍大勢既定故揭得以舉其職而南軍惟揭之聽向使祿未解印產方主兵于中是烏能止

其入殿門也哉

南北軍五

南北軍以衛尉中尉分掌其事胡廣曰衛尉徼巡宮中執金吾徼巡宮外相爲表裏李揆亦曰南北軍本以相制二者固不可總而一之也文帝卽位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似未究當時置軍之意至二年乃以酈兄爲衛尉總南軍而中尉不除人豈昌以衛將軍仍統北軍耶十四年紀書中尉周舍爲衛將軍擊匈奴百官表亦載舍是年爲中尉然不載其自中尉爲衛將軍事意

中尉衛將軍名雖殊而職統北軍則一故史略其事耳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兩漢刊誤補遺卷二

督之

宋 吳 仁 傑 撰

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師古曰督謂察視責
 罰也丙吉傳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師古曰督謂察視
 之仁傑按督有兩義西域傳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此
 用督察為義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此蓋決
 罰之名顏注丙吉傳但云察視非也于文紀亦知其為
 責罰復兼察視為言持兩端何哉隋志載梁杖督之制

云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宇文周定五刑曰杖鞭徒流死徒流之制鞭笞並用笞者笞其臀鞭者鞭其背魏明帝改罰金之令婦人加笞者從督例以其露形體也隋去鞭刑謂鞭之爲用殘剥膚體前世鞭笞之刑蓋如此而杖督在鞭笞之外比之爲輕笞用竹鞭用生熟革而杖則用荆而已鞭至殘肌膚笞至露形體而杖督則不至此殆書所謂扑刑而宋子罕親執以扶築者幾是耶然則督爲決罰之名由漢以來用之梁陳猶爾也唐因隋舊凡督罰鞭杖之制併廢不用顏氏有

不及知故言督以察視爲義而已說文督殺二文同篤音督察也殺擊物也蓋古字少故卽以督爲殺

年號

武紀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于此刊誤曰年號之起在元鼎耳通鑑攷異曰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仁傑按魏司空王朗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其後乃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蓋文帝凡兩改元故以前後別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別之武帝卽

位以來大率六年一改元二十七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爲別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蓋爲是也時雖從有司之議改一元爲建元二元爲元光三元爲元朔四元爲元狩至五元則未有以名帝意將有所待也明年寶鼎出遂改五元爲元鼎而以是年爲元鼎四年然則謂年號起于元鼎者固然謂元鼎爲後來追改者亦不誤也

作誥

初作誥李斐曰策文也見武五子傳仁傑曰年號起于元鼎之四年凡史漢此年以前事而繫以年號者皆史家所追書也獨武五子傳載所賜策此則當時本文其文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漢紀所載亦自據此則元狩之稱又似非追改在當時策文已如此矣以三王世家參攷之策文三皆曰惟六年四月乙巳讀此乃悟武五子傳所著元狩字亦追書爾記事而繫年追書年號可也今賜策具載當時本文乃復出此二字豈不疑誤後世

飛廉

武紀飛廉館晉灼曰飛廉身似鹿頭如爵有角司馬相如傳推飛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沈存中翰林得古銅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如篆文傍有篆飛廉字劉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爲龍身而鳥喙原父謂此赫連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勃使作銘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處仁傑按晉載記勃勃造刀爲龍雀環又于殿前鑄銅爲飛廉不知當時所鑄飛廉之象爲何如審如郭言龍雀乃飛廉之異名

勃勃二之何哉固非所以責夷狄者存中之鉦有角羊頭恐是鹿非羊其形與龍雀刀不類卻合于景純所謂鹿頭者原父之刀鳥喙乃畧與晉說相符然一說身似鹿一說鳥身而原父之刀自云龍身又似小異刀銘之文史云大夏神雀名冠神都與原父所記益不同按陶弘景刀劍錄勃勃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兼金縷作一龍形劉裕破長安得之疑五刀各一銘云

後元一

後元元年刊誤曰按照紀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

則當但稱後元年也葛魯卿侍郎云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爲後元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不知諱避何耶仁傑按武帝改元凡十有一未有無年號者在元鼎之前未有年號尚加追改最後二年何獨無之若但以後元爲稱則如葛公所云豈應無所諱避疑征和四年之明年改稱征和後元年史文闕略故但書後元年不復有征和字耳光武以建武三十一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其以建武冒于中元之上則似用征和故事也建武中元在本紀亦但云中元元年猶幸傳志略載

其事宋莒公云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刊誤亦謂紀無建武誤脫之武紀實大類此

後元二

昭紀後元元年刊誤曰檢前後多元字仁傑按此固合于文景稱後元年之義然祭祀志稱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稱建武中元二年皆不去元字則征和後元元年雖加元字未害理也班固于武紀書後元元年于昭宣紀丙吉霍光傳書後元二年又于霍光傳但書後元年

于昭紀但書後二年必有一謬要之去元字與否義得兩通

馬口錢

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仁傑按武紀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又漢儀注民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其二十錢以供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蓋元狩四年以來中國車騎馬乏又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于是有馬者籍之且于口賦之外增三錢以為補車騎

馬之用所謂馬口錢者此也昭帝既省乘輿馬及苑馬矣故民所出口錢可以勿斂穎淳誤認詔文似以為算舟車之類非也後書陳忠言武帝費及六畜注謂六畜無文按此自王莽均官事西域傳贊所云豈以畜牧貢利起于以物自占耶原註成帝世翟方進算馬牛羊頭數出稅算千輪二千以此得罪則

前此未始租及六畜明矣

大赦

宣紀後元二年遭大赦刊誤曰按武紀後元二年無赦元年乃有之仁傑按武紀後元二年行幸五柞宮宣紀

丙吉傳皆云是年帝幸五柞皇曾孫遭赦則事在二年非元年也後元二年無赦在武紀文則爾按是歲凡再赦六月之赦在昭帝卽位之後二月之赦則丙吉傳所載是也傳言吉拒使者使者因劾奏吉武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恩及四海矣所謂遭大赦者指此紀失于登載貢父亦偶不記其事

池籩

詔池籩未御幸者資暇錄云今園庭中藥欄藥卽欄欄卽藥非花藥之欄也援此詔池藥爲證仁傑按今本作

池籩顏注引諸家說皆同惟漢紀作池苑亦不云藥也豈李氏嘗見他本與班荀異耶集韻藥字但云治病草同音櫟亦作櫟並不著欄楯之義按史記重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處然則池藥之藥當謂此也字當作櫟或櫟集韻亦失著其義

粲

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又地理志二百里蔡刊誤曰蔡讀如蔡蔡叔之蔡仁傑按左傳正義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本粲字隸書改作粲遂失本體

說文曰粦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粦與蔡皆當作粦粦于說文訓散而昌邑王傳亦載詔文作析而不殊散與析同義則粦之爲粦審矣顏依字釋之疑非

神爵元年

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于長樂宮故改年仁傑按郊祀志明言帝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故改元爲神爵劭乃舉前年長樂宮事非是紀載改元之詔曰幸萬歲宮神爵翔集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按黃圖萬歲宮在汾陰正祠后土處也此詔上文云神爵仍集謂二

年集雍三年集泰山四年集長樂也又歷敘金芝奇獸白虎威鳳珍祥之衆末乃言萬歲宮神爵則冠元之意在此不在彼

甘露一

甘露降集醴泉滂流仁傑按漢儒記禮有天降膏露地出醴泉之文故一時遵用其說王充非之曰爾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甘露也今儒者謂從地中出按爾雅有釋水章使醴泉從地出當于此章言之何故反居四時章中乎然則醴泉甘露本一物也

甘露二

衡陽嘗有甘露降劉貢父曰此戾氣所成其名爵錫王定國謂當從博識者求甘露爵錫之別仁傑按汝南先賢傳都尉廳事前有甘露降功曹鄭敬曰明府政事未能致甘露但木汁耳又陳祥明中松柏林冬月出木醴後主以爲甘露之瑞俗呼爲爵錫貢父所云其出于此王仲任曰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之驗其言足以泮羣疑也

黃龍元年

黃龍元年師古曰漢注此年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年刊誤曰按郊祀志則宣帝自追用前四年黃龍改之耳仁傑按蘇文忠公云古者有喜則以名物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嘉禾事固出于當年至叔孫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併以是名其三子則可疑孔穎達謂未必其年頓生三子當是追以前事名之黃龍紀元豈其比耶元鼎嘗逆用後四年事然是年始有年號若黃龍則前四年龍見新豐宜卽以此年紀元而不用漢注遂實以廣漢之說彼蓋不

知有前比也

三服官

元紀罷齊三服官李斐曰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爲首服紩素冬服輕綃夏服師古是李說仁傑按地理志齊郡臨淄縣有服官所謂三服官者蓋言其有官舍三所非謂其爲首服冬服夏服而名官也貢禹論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言各則知其非一矣漢紀載此疏乃去各字非也襄邑亦有服官獨不能蓋所供龍袞之屬禮不可闕至臨淄三官歲輸物不過十笥如冰素方空穀吹

綸絮皆輕靡而歲費數鉅萬此固可省者禹又言三工官官費五千萬亦謂每一工官爲費若此如顏李之說三服官以三服爲名則三工官又可名三工之官耶

休侯一

王子侯表休侯富孝景三年以兄子楚王戊反免三年更封紅侯楚元王傳富坐戊反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仁傑按表載元王子四人同以孝景元年封獨執坐同反除其籍事見景紀平陸自更封楚王沈猶侯如故休侯何獨蒙其罪乎且先戊未反休

侯已攜其母奔京師自歸亦早矣無罪固不坐免何以更封為哉史記誤書更封班氏不能攷正使休侯更被免侯削籍之醜惜哉

休侯二

表載休侯富改封紅侯而但以休侯列之史記年表既列休侯又列紅侯索隱曰休紅並列誤也漢表一書而已紅休蓋二鄉名仁傑按紅休既二鄉名則富非更封益食紅鄉耳如夏侯嬰封汝陰侯而益食細陽皇甫嵩封槐里侯而食槐里美陽兩縣是其明比富本封休鄉

又以紅鄉益之者豈以自歸之早用是優寵之耶不然紅休當是一邑初不可分而為二故富至曾孫國絕而五世孫歆以他功封紅休侯自太史公一誤至孟堅僅能于此表去並列之失又于功臣表云八人在王子師古曰王子侯表其數七人此乃以休及紅為二則顏監亦自以分二為不然

申徒一

功臣侯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史記作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又曰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刊

誤亦曰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耳仁傑謂司徒古官見于虞周之書迨春秋戰國之際官稱各從其國其自我作古者多矣豈復可繩以虞周之舊哉意申徒之在韓國自是一官非必司徒之訛而然史記高祖與魏將臯欣魏申徒武滿軍并攻昌邑則魏亦有申徒之官韓魏分晉而王豈申徒本晉故官耶

申徒二

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事見本傳漢紀載良爲司徒不著韓字通鑑因之仁傑按良世家

云以良爲韓申徒史著其爲韓申徒者以明非楚漢之官今書本張良韓王信傳皆作司徒恐當從史記爲是然史記韓王傳亦云沛公使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者按史記稱良爲申徒凡三見于書年表世家皆云申徒而此獨以司徒爲言徐廣謂他本多作申徒乃知此傳爲後人改從漢書之文而廣猶及見其別本之舊也漢紀通鑑疑有脫字

兩漢千詒補遺

卷二

三
繆晉校

兩漢刊誤補遺卷二

